中庸或問

中庸或問

朱熹

或問名篇之義。程子專以不偏爲言。呂氏專以無過不及爲說。二者固不同矣。子乃合而言之。何也。曰。中一名而有二義。程子固言之矣。今以其說推之。不偏不倚云者。程子所謂在中之義。未發之前無所偏倚之名也。無過不及者。程子所謂中之道也。見諸行事各得其中之名也。蓋不偏不倚。猶立而不近四旁。心之體。地之中也。無過不及。猶行而不先不後。理之當。事之中也。故於未發之大本。則取不偏不倚之名。於已發而時中。則取無過不及之義。語固各有當也。然方其未發。雖未有無過不及之可名。而所以爲無過不及之本體

實在於是及其發而得中也雖其所主不能偏於一事然其所以無過不及者是乃無偏倚者之所爲而於一事之中亦未嘗有所偏倚也故程子又曰言和則中在其中言中則和在其中而呂氏亦云當其未發則含喜怒哀樂在其中而呂氏亦云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而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是則二義雖殊而實相爲體用此愚於名篇之義所以不得取此而遺彼也○曰庸字之義程子以不易言之而子以爲平常何也曰惟其平常故可常而不可易若驚世駭俗之事則可暫而不得爲常矣二說雖殊其致一也但謂之不易則必要於久而後見不若謂之平常則直驗於今之無所詭異而其常久而不可易者可兼舉也況中庸之云上與高明爲對而下與無忌憚者相反其只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又以見夫雖細微而不敢忽則其名篇之義以不易而爲言者又孰若平常之爲切乎曰然則所謂平常將不爲淺近苟且之云乎曰不然也所謂平常亦曰事理之當然而無所詭異云爾是固非有甚高難行之事而亦豈同流合汙之謂哉既曰當然則自君臣父子日用之常推而至於堯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其變無窮亦無適而非平常矣○曰此篇首章先明中和之義次章乃及中庸之說至其名篇乃不曰中和而曰中庸者何哉曰中和之中其義雖精而中庸之中實兼體用且其所謂庸者又有平常之意焉則比之中和其所該者尤廣而於一篇大指精粗本末無所不盡此其所以不曰中和而曰中庸也○曰張子之言如何曰其曰須句句理會使其言互相發明者眞讀書之要法不但可施於此

篇也。○曰。呂氏爲己爲人之說如何。曰。爲人者是也。呂氏以志者。程子以爲欲見知於人者是也。呂氏以志於功名言之。而謂今之學者未及乎此。則是以爲人爲及物之事。而涉獵徼幸以求濟其私者。又下此一等也。殊不知夫子所謂爲人者。正指此下等人爾。若曰未能成己。而遽欲成物。此特可坐以不能知所先後之罪。原其設心。猶愛而公視彼欲求人知以濟己之私。而後學者。不可同日語矣。至其所謂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以爲之本。使學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亦曰欲使學者務先存養以爲窮理之地耳。而語之未瑩。乃似聖人强立此中以爲大本。使人以是爲準。而取中焉。則中者豈聖人之所强立。而未發之際。亦豈容學者有所擇取於其間哉。但其全章大指。則有以切中今時學者之病。覽者誠能三復而致思焉。亦可以感悟而興起矣。

或問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何也。曰。此先明性道教之所以名。以見其本皆出乎天。而實不外於我也。天命之謂性。言天之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之所以爲性也。蓋天之所以賦與萬物。而不能自已者。命也。吾之得乎是命以生。而莫非全體者。性也。故以命言之。則曰元亨利貞。而四時五行。庶類萬化。莫不由是而出。以性言之。則曰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物萬事之理。無不統於其間。蓋在天在人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則未嘗不一。在人在物雖有氣稟之異。而其理則未嘗不同。此吾之性所以純粹至善。而非若荀揚韓子之所云也。率性之謂道。言循其所得乎天以生者。則事事物物莫不自然各有當

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蓋天命之性。仁義禮智而已。循其仁之性。則自父子之親以至於仁民愛物。皆道也。循其義之性。則自君臣之分以至於敬長尊賢。亦道也。循其禮之性。則恭敬辭讓之節文。皆道也。循其智之性。則是非邪正之分別。亦道也。蓋所謂性者無一理之不具。故所謂道者不待外求而無所不備。所謂性者無一物之不得。故所謂道者不假人爲而無所不周。雖鳥獸草木之生。僅得形氣之偏而不能有以通貫乎全體。然其知覺運動。榮悴開落。亦皆循其性而各有自然之理焉。至於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獺之報本。雎鳩之有別。則其形氣之所偏。又反有以存其義理之所得。尤可以見天命之本然初無間隔。而所謂道者亦未嘗不在是也。是豈有待於人爲。而亦豈人之所得爲哉。脩道之謂教。言聖人因是道而品節之。以立法垂訓於天下。是則所謂教也。蓋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皆理之自然。而人物之所同得者也。人雖得其形氣之正。然其清濁厚薄之稟。亦有不能不異者。是以賢智者或失之過。愚不肖者或不能及。而得於此者亦或不能無失於彼。是以私意人欲或生其間。而於所謂性者不免有所昏蔽錯雜。而無以全其所受之正。性有不全。則於所謂道者因亦有所乖戾舛逆。而無以適乎所行之宜。惟聖人之心。清明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闕。故能因其道之所在而爲之品節防範。以立教於天下。使夫過不及者有以取中焉。蓋有以辨其親疏之殺。而使之各盡其情。則仁之爲教立矣。有以別其貴賤之等。而使之各盡其分。則義之爲教行矣。爲之制度文爲。使之有以守。而不失。則

禮之爲教得矣。爲之開導禁止使之有以別而不差。則知之爲教明矣。夫始是以人無知愚事無大小皆得有所持循據守以去其人伎之私而復乎天理之正推而至於天下之物則亦順其所欲違其所惡因其材質之宜以致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遂其生皆有政事之施焉此則聖人所以財成天地之道而致其彌縫輔贊之功然亦未始外乎人之所受乎天者而强爲之也子思以是二言著於篇首雖曰始以釋夫三者之名義然學者能因其所指而反身以驗之則其所知豈獨名義之間而已哉蓋有得乎天命之說則知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理之不備而釋氏所謂空者非性矣有以得乎率性之說則知我之所得乎天者無一物之不該而老氏所謂無者非道矣有以得乎脩道之說則知聖人之所以教我者莫非因其所固有而去其所本無背其所至難而從其所甚易而凡世儒之訓詁詞章管商之權謀功利老佛之清淨寂滅與夫百家衆技之支離偏曲皆非所以爲教矣由是以往因其所固有之不可昧者而益致其學問思辨之功因其所甚易之不能已者而益致其持守推行之力則夫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豈不昭然日用之間而脩道之教又將由我而後立矣○曰率性脩道之說不同孰爲是耶曰程子之論率性正就私意人欲未萌之處指其自然發見各有條理者而言以見道之所以得名非指脩爲而言也呂氏良心之發以下至安能致是一節亦甚精密但謂人雖受天地之中以生而拘於形體又爲私意小知所揜故與天地不相似而發不中節必有以不失其所受乎天者然

後爲道則所謂道者又在脩爲之後而反由教以得之非復子思程子所指人欲未萌自然發見之意矣游氏所謂無容私焉則道在我楊氏所謂率之而已者似亦皆有呂氏之病也至於脩道則程子養之以編脩而求復之云却似未合子思本文之意獨其條所謂循此脩之各得其分而引舜事以通結之者爲得其旨故其門人亦多祖之但所引舜事或非論語本文之意耳呂氏所謂先王制禮達之天下傳之後世者得之但其本說率性之道處已失其指而於此又推本之以爲率性而行雖已中節而所稟不能無過不及若能心誠求之自然不中不遠但欲達之天下傳之後世所以又當脩道而立教焉則爲大繁復而失本文之意耳改本又以特位不同爲言似亦不親切也○楊氏所論王氏之失如何曰王氏之言固爲多病然此所云天使我有是者猶曰上帝降衷云爾豈眞以爲有或使之者哉其曰在天爲命在人爲性則程子亦云而楊氏又自言之蓋無悖於理者今乃指爲王氏之失不惟似同洽而譏裸程亦近於意有不平而反爲至公之累矣且以率性之道爲順性命之理文意亦不相似若游氏以道天僞情爲非性則又不若楊氏人欲非性之云也曰然則呂游楊侯四子之說孰優曰此非後學所敢言也但以程子之言論之則於呂稱其深潛縝密於游稱其穎悟溫厚謂楊不及游而亦每稱其穎悟謂侯生之言但可隅壁聽今且熟復其言究覈其意而以此語證之則其高下淺深亦可見矣過此以往則非後學所敢言也

或問既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矣而又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何也曰此因論率性之道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當如此蓋兩事也其先言道不可離而君子必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者所以言道之無所不在無時不然學者當無須臾豪忽之不謹而周防之以全其本然之體也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君子必謹其獨者所以言隱微之間人所不見而已獨知之則其事之纖悉無不顯著又有甚於他人之知者學者尤當隨其念之方萌而致察焉以謹其善惡之幾也蓋所謂道者率性而已性無不有故道無不在人而父子君臣小而動靜食息不假人力之為而莫不各有當然不易之理所謂道也是乃天下人物之所共由充塞天地貫徹古今而取諸至近則常不外乎吾之一心循之則治失之則亂蓋無須臾之須可得而暫離也若其可以暫合暫離而於事無所損益則是人力私智之所偽以為教者而非率性之謂矣聖人之所由節之也君子之所以為學者因其不可離者而持守之也是以日用之間須臾之頃持守工夫一至有不至則所謂不可離者雖未嘗不在我而人欲間之則亦判然二物而不相管矣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其違禽獸也何遠哉是以君子戒慎乎其耳之所不及恐懼乎其目之所不及見聞瞭然心目之間常若見其不可離者而不敢有須臾之間以流於人欲之私而陷於禽獸之域若書之言防微杜漸而曰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蓋不待其

徵於色。發於聲。然後有以用其力也。夫既已如此矣。則又以謂道固無所不在。而幽隱之間。乃他人之所不見而已。所獨見道固無時不然。而細微之事。乃他人之所不聞而已。所獨聞。是皆常情所忽以爲可以欺天罔人而不知吾心之靈。皎如日月。既已知之。則其豪髮之間無所潛遁。又有甚於他人之知矣。又況既有是心。藏伏之久。則其見於聲音容貌之間。發於行事施爲之實。必有暴著而不可揜者。又不止於念慮之差而已也。是以君子既戒懼乎耳目之所不及。則此心常明。不爲物蔽而於此尤不敢不致其謹焉。必使其幾微之際。無一毫人欲之萌。而純乎義理之發。則下學之功盡善全美。而無須臾之間矣。二者相須。皆反躬爲己。遏人欲存天理之實事。蓋體道之功。莫有先於此者。亦莫有切於此者。故子思於此首以爲言。以見君子之學必由此而入也。曰。諸家之說皆以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即爲謹獨之意。子乃分之以爲兩事。無乃破碎支離之甚耶。曰。既言道不可離。則是無適而不在矣。而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則是要切之處尤在於隱微也。既言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則是無處而不謹矣。又言謹獨。則是其所謹者尤在於獨也。是固不容於不異矣。若其同爲一事。則其爲言又何必若是之重複耶。且此書卒章潛雖伏矣。不愧屋漏。亦兩言之。正與此相首尾。但諸家皆不之察。獨程子嘗有不愧屋漏與謹獨是持養氣象之言。其於二者之間。特加與字。是固已分爲兩事。而當時聽者有未察耳。曰。子又安知不睹不聞之不爲獨乎。曰。其所不睹不聞者。已之所不聞也。故上言道

不可離。而下言君子自其平常之處無所不用其戒懼。而極言之以至於此也。獨者人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下言君子之所謹者尤在於此幽隱之地也。是其語勢自相唱和各有血脉。理甚分明。如曰是兩條者皆爲讜獨之意。則是持守之功無所施於平常之處。而專在幽隱之間也。且雖免於破碎之譏。而其繁複偏滯而無所當亦甚矣。○曰。程子所謂隱微之際若與呂氏改本及游楊氏不同。而子一言之何耶。曰。以理言之。則三家不若程子之盡。以心言之。則程子不若三家之密。是固若有不同者矣。然必有是理然後有是心。有是心而後有是理。則亦初無異指也。合而言之。亦何不可之有哉。○曰。他說如何。曰。呂氏舊本所論道不可離者得之但專以過不及爲離道。則似未盡

耳。其論天地之中性與天道一節最其用意深處。然經文所指不睹不聞隱微之間者乃欲使人戒懼乎此。而不使人欲之私得以萌動於其間耳。非欲使人虛空其心反觀於此以求見夫所謂中者而遂執之以爲應事之準則也。呂氏既失其指而所引用不得於言必有事焉參前倚衡之語亦非論孟本文之意至謂隱微之間有昭昭而不可欺感之而能應者則固心之謂矣。而又曰正惟虛心以求則庶乎見之是又別以一心而求此一心不誤之甚哉。若楊氏無適非道之云則善矣。然其言似亦有所未盡蓋衣食作息視聽舉履皆物也其所以始此之義理準則乃道也。若曰所謂道者不外乎物而人在天地之間不能違物而獨立是以無適而不有義理之準則不可頃刻去之而不由

則是中庸之旨也。若便指物以爲道。而曰人不能頃刻而離此。百姓特日用而不知耳。則是不惟昧於形而上下之別。而墮於釋氏作用是性之失。且使學者誤謂道無不在。雖欲離之而不可得。吾既知之。則雖狂妄行亦無適而不爲道。則其爲害將有不可勝言者。但文義之失而已也。○曰。呂氏之書。今有二本。子之所謂舊本。則無疑矣。所謂改本。則陳忠肅公所謂程氏明道夫子之言。而爲之序者。子於石氏集解雖嘗辨之。而論者猶或以爲非程夫子不能及也。奈何。曰。是則愚嘗聞之劉李二先生矣。舊本者。呂氏太學講堂之初本也。改本者。其後所脩之別本也。陳公之序。蓋爲傳者所誤。而失之。又其兄孫幾叟具以所聞告之。然後自覺其非。則其書已行而不及改矣。近見胡仲所記侯師聖語亦與此合。蓋幾叟之師楊氏。實與呂氏同出程門。師聖則程子之內弟。而劉李之於幾叟。仁仲之於師聖。又皆親見而親聞之。是豈胷臆私見只舌浮辨所得而奪哉。若更以其言考之。則二書詳略雖或不同。然其語意實相表裏。如人之形貌昔腴今瘠。而其部位神采初不異也。豈可不察而遽謂之兩人哉。又況改本前之詳。而有意於略。故其詞雖約而未免反有刻露峭急之病。至於詞義之間失其本指。則未能改於其舊者尚多有之。校之明道平日之言。平易從容。而自然精切者。又不翅碔砆之與美玉也。於此而猶不辨焉。則其道之淺深。固不問而可知矣。

或問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

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何也。曰。此推本天命之性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之所發端。終之所至極。皆不外於吾心也。蓋天命之性。萬理具焉。喜怒哀樂各有攸當。方其未發。渾然在中。無所乖戾。故謂之中。及其發而皆得其當。無所偏倚。故謂之和。謂之中者所以狀性之德。道之體也。以其天地萬物之理無所不該。故曰天下之大本。謂之和者。所以著情之正。道之用也。以其古今人物之所共由。故曰天下之達道。蓋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具於人心者。其體用之全本皆如此。不以聖愚而有加損也。然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動而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達道有所不行矣。惟君子自其不睹不聞之前。而所以戒謹恐懼者。愈嚴愈敬。以至於無一豪之偏倚。而守之常不失焉。則爲有以致其中。而大本之立。日以益固矣。尤於隱微幽獨之際。而所以謹其善惡之幾者。愈精愈密。以至於無一豪之差謬。而行之每不違焉。則爲有以致其和。而達道之行。日以益廣矣。致者。用力推致而極其至。至之謂致焉。而極其至。至於靜而無一息之不中。則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故陰陽動靜各止其所。而天地於此乎位矣。動而無一事之不和。則吾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故充塞無間。驩欣交通。而萬物於此乎育矣。此萬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固有非始學所當議者。然射者之的。行者之歸。亦學者立志之初所當知也。故此章雖爲一篇開卷之首。然子思之言亦必至此而後已焉。其指深矣。○曰。然則中和果二物乎。曰。觀其一體一用之名。則安得不二。察其一

體一用之實則此爲彼體彼爲此用如耳目之能視聽視聽之由耳目初非有二物也○曰天地位萬物育諸家皆以其理言子獨以其事論然則自古衰亂之世所以病乎中和者多矣天地之位萬物之育豈以是而失其常耶曰三辰失行山崩川竭則不必天翻地覆然後爲不位矣兵亂凶荒胎殰卵殀則不必人消物盡然後爲不育矣凡若此者豈非不中不和之所致而又安可訟哉今以事言者固以爲有是理而後有是事彼以理言者亦非以爲無是事而徒有是理也但其上言之不備有以啓後學之疑不若直以事言而理之在其中之爲盡耳曰然則當其不位不育之時豈無聖賢生於其世而其所以致夫中和者乃不能有以救其一二何耶曰善惡感通之理亦及其力之所至而止耳彼達而在上者既曰有以病之則夫災異之變又豈窮而在下者所能救也哉但能致中和於一身則天下雖亂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爲安泰其不能者天下雖治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爲乖錯其間一家一國莫不皆然此又不可不知耳曰二者之爲實事可也而分中和以屬焉將不又爲破碎之甚耶曰世固未有能致中而不足於和者亦未有能致和而不本於中者也未有天地已位而萬物不育者亦未有天地不位而萬物自育者也特據其效而推本其所以然則各有所從來而不可紊耳○曰子思之言中和始此而周子之言則曰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乃舉而合之於和然則又將何以爲天下之大本也耶曰子思之所謂中以時中而言也愚於篇首已辨

之矣。學者涵泳而別識之。見其並行而不相悖。爲者可也。○曰。程呂問答如何。曰。考之文集。則是其書蓋不完矣。然程子初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而後書乃自以爲未當。向非呂氏問之審。而不完之中又失此書。則此言之未當。學者何自而知之乎。以此又知聖賢之言固有發端而未竟者。學者尤當虛心悉意以審其歸。未可執其一言而遽以爲定也。其說中字因過不及而立名。又似并指時中之中。而與在中之義少異。蓋未發之時在中之義。謂之無所偏倚。則可謂之無過不及。則方此之時未有中節不中節之可言也。無過不及之名亦何自而立乎。又其下文皆以不偏不倚爲言。則此語者亦或未得爲定論也。呂氏又引允執厥中以明未發之旨。則程子之說書也。固謂允執厥中所以行之。蓋其所謂中者。乃指時中之中。而非未發之中也。呂氏又謂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程子所以答蘇季明之問。又已有既思即是已發之說矣。凡此皆其決不以呂說爲然者。獨不知其於此何故略無所辨。學者亦當詳之。未可見其不辨而遽以爲是也。曰。然則程子卒以赤子之心爲已發何也。曰。衆人之心莫不有未發之時。赤子莫不有已發之時。不以老稚賢愚而有別也。但孟子所指赤子之心純一無僞者。乃因其發而後可見。若未發則純一無僞又不足以名之。而亦非獨赤子之心爲然矣。是以程子雖改夫心皆已發之一言。而以赤子之心爲已發則不可得而改也。曰。程子明鏡止水之云。固以聖人之心爲異乎赤子之心矣。然則此其爲未發者耶。曰。聖人之心。未發則爲水鏡之體。既發則爲水鏡之

用亦非獨指未發而言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備矣但其答蘇季明之後章記錄多失本真答問不相對值如耳無聞目無見之答以下文若無事時須見須聞之說參之其誤必矣蓋未發之時但爲未有喜怒哀樂之偏耳若其目之有見耳之有聞則當愈益精明而不可亂豈若心不在焉而遂廢耳目之用哉其言靜時既有知覺豈可言靜而引復以動見天地之心爲說亦不可曉蓋當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覺者而未有所知覺也故以爲靜中有物則可而便以才思即是已發爲比則未可以爲坤封純陰而不爲無陽則可而便以復之一陽已動爲比則未可也所謂無時不中者所謂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者則語雖要切而其文意亦不能無斷續至於動上求靜之云則問者又轉而之它矣其答

動字靜字之問答敬何以用功之問答思慮不定之問以至若無事時須見須聞之說則皆精當但其目當祭祀時無所見聞則古人之制祭服而設旒纊雖曰欲其不得廣視雜聽而致其精然非以是爲眞足以全蔽其聰明使之一無見聞也若曰履之有絇以爲行戒尊之有禁以爲酒戒然初未嘗以是而遂不行不飲也若使當祭之時眞爲旒纊所塞遂如聾瞽則是禮容樂節皆不能知亦將何以致其誠意交於鬼神哉程子之言決不如是之過也至其答過而不留之問則又有若不相值而可疑者大抵此條最多謬誤蓋聽它人之問而從旁竊記非惟未了答者之意而亦未悉問者之情是以致此亂道而誤入耳然而猶幸其間紕漏顯然尚可尋繹以別其僞獨微言之湮沒者遂不復傳爲可惜

且呂氏此章之說尤多可疑如引屢空貨殖及心爲甚者其於彼此蓋兩失之其曰由空而後見夫中是又前章虛心以求之說也其不陷而入於浮屠者幾希矣蓋其病根正在欲於未發之前求見夫所謂中者而執之是以屢言之而病愈甚殊不知經文所謂致中和者亦曰當其未發此心至虛如鏡之明如水之止則但當敬以存之而不使其小有偏倚至於事物之來此心發見喜怒哀樂各有攸當則又當敬以察之而不使其小有差忒而已未有如是之說也且曰未發之前則宜其不待著意推求而瞭然心目之間矣有求之之心則是便爲已發固已不得而見之況欲從而執之則其爲偏倚亦甚矣又何中之可得乎且夫未發已發日用之間固有自然之機不假人力方其未發本自寂然固無

所事於執及其當發則又當即事即物隨感而應亦安得塊然不動而執此未發之中耶此爲義理之根本於此有差則無所不差矣呂氏之說所以條理紊亂援引乖刺而不勝其可疑也程子譏之以爲不識大本豈不信哉楊氏所謂未發之時以心驗之則中之義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則發必中節矣又曰須於未發之際能體之執之則亦驗之體之執之則亦其曰其曰其善中固自若疑與程子所云和則中在其中者相似然細推之則程子之意正謂喜怒哀樂已發之處見得未發之理發見在此一事一物之中各無偏倚過不及之差乃時中之中而非渾然在中之中也若楊氏之云中固自若而又引莊周出怒不怒之言以明之則是以爲聖人方當喜怒哀樂之時其心

漠然同於木石而始外示此之形凡所去為皆不復出於中心之誠矣大抵楊氏之言多雜於老佛故其失類如此其見當論其中否不當論其有無則至論也

或問此其稱仲尼曰何也曰首章夫子之意而子思言之故此以下又引夫子之言以證之也曰孫可以字其祖乎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則字而尊其名死則謚而讀其名則已爾況孔子爵不應謚而子孫又不得稱其字以別之則將謂之何哉若見孔子則外之之辭而又孔姓之通稱若見夫子則又當時衆人相呼之通號也不見仲尼而何以哉○曰君子所以中庸小人之所以反之者何也曰中庸者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蓋天命人心之正也惟君子為能知其在我而戒謹恐懼以無失其當然故能隨時而得中小人則不知有此而無所忌憚故其心每反乎此而不中不常也○曰小人之中庸主肅程子悉如反字蓋疊上文之語然諸說皆謂小人實反中庸而不自知其為非乃敢自以為中庸而居之不疑如漢之胡廣唐之呂溫柳宗元者則其所謂中庸是乃所以為無忌憚也如此則不煩增字而理亦通矣曰小人之情狀固有若此者矣但以文勢考之則恐未然蓋論一篇之通體則此章乃引夫子所言之首章且當略舉大端以分別君子小人之趣向未當遽及此意之隱微也若論一章之語脉則上文方言君子中庸而小人反之其下且當平其意不應偏解上句而不

解下句。又遽別生它說也。故疑王肅所傳之本為得其正。而未必肅之所增。程子從之。亦不為無所據而臆決也。諸說皆從鄭本。雖非本文之意。然所以發明小人之情狀。則亦曲盡其妙。而足以警乎鄉原亂德之姦矣。

今存呂氏以備觀考。它不能盡錄也

或問民鮮能久。或以為民鮮能久於中庸之德而以下文不能朞月守者證之。何如。曰。不然此章左承上章小人反中庸之意而泛論之。未遽及夫不能久也。下章自能擇中庸者言之。乃可責其不能久耳。兩章各是發明一義。不當遽以彼而證此也。且論語無能字。而所謂矣者。又已然之辭。故程子釋之以為民鮮有此中庸之德。則其與不能朞月守者不同。文意益明白矣。曰。此書非一時之言也。章之先後又安得有次序乎。曰。言之固無序矣。子思取之而著於此。則其次第行列決有意謂不應雜置而錯陳之也。故凡此書之例。皆文斷而意屬。讀者先因其文之所斷以求本章之說。徐次其意之所屬以考相承之序。則有以各盡其一章之意。而不失夫全篇之旨矣。然程子亦有久行之說。則疑出於門人之所記。蓋不能無差謬。而自世教衰一條。乃論語解。而程子之手筆也。諸家之說固皆不察乎此。然呂氏所謂厭常喜新。質薄氣弱者則有以切中學者不能固守之病。讀者徙諸朞月之章。而自省焉。則亦足以有警矣。侯氏所謂民不識中。故鮮能久。若識得中。則手動足履無非中者。則其蹤躅又益甚矣。如曰若識得中。則手動足履皆有自然之中。而不可離則庶幾耳

或問此其言道之不行不明何也曰此亦承上章民鮮能久矣之意也曰智愚之過不及宜若章民鮮能久矣之意也曰智愚之過不及宜若道之所以不明也賢不肖之過不及宜若道之所以不行也今其互言之何也曰測度深微揣摩事變能知君子之所不必知者知者之過乎中也昏昧塞淺不能知君子之所當知者愚者之不及乎中也知之過者既惟知是務而以道爲不足行也愚者又不知所以行也此道之所以不行也刻意尚行驚世駭俗能行君子之所不必行者賢者之過乎中也卑汙苟賤不能行君子之所當行者不肖者之不及乎中也賢之過者所惟行是務而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又不求所以知也此道之所以不明也然道之所謂中者是乃天命人心之正當然不易之理固不外乎人生日用之間特行而不著習而不察是以不知其至而失之耳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知味之正則必嗜之而不厭矣知道之中則必守之而不失矣

或問此其稱舜之大知何也曰此亦承上章之意言如舜之知而不過則道之所以行也蓋不自恃其聰明而樂取諸人者如此則非知者之過矣又能執兩端而用其中則非愚者之不及矣此舜之知所以爲大而非他人之所及也兩端之說呂楊爲優程子以爲執持過不及之兩端使民不得行則恐非文意矣蓋當衆論不同之際未知其孰爲過孰爲不及而孰爲中也故必兼總衆說以執其不同之至當然後有以知夫無過不及之在此而在所當行若其未然則又安能先識彼兩端者之爲過不及而不可

或問七章之說曰此以上句起下句如詩之興耳或以二句各爲一事言之則失之也

或問此其稱回之賢何也曰承上章不能朞月守者而言如回之賢而不過則道之所以明也蓋能擇乎中庸則無賢者之過矣服膺弗失則非不肖者之不及矣然則茲賢也乃其所以爲知也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所引屢空張子所引未見其止皆非論語之本意惟呂氏之論顏子有曰隨其所至盡其所得據而守之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勉而進之則既竭吾才而不敢緩此所以恍惚前後而不可爲象求見聖人之止欲罷而不能也此數言者乃爲親切確實而足以見其深潛縝密之意學者所宜諷誦而服行也但求見聖人之止一句文義亦未安耳侯氏曰中庸豈可擇擇則二矣其務爲過高而不顧經文義理之實也亦其失哉

或問中庸不可能何也曰此亦承上章之意以三者之難明中庸之尤難也蓋三者之事亦智仁勇之屬而人之所難然皆取必於行而無擇於義且或出於氣質之偏事勢之迫未必從容而中節也若曰中庸則雖無難知難行之事然天理渾然無過不及苟一毫之私意有所未盡則雖欲擇而守之而擬議之間忽已墮於過與不及之偏而不自知矣此其所以雖若甚易而實不可能也故程子以克己最難言之其旨深矣游氏以舜爲絕學無爲而楊氏亦謂有能斯有爲之者其違道遠矣循天下固然之理而行其所無事焉夫何

能之有則皆老佛之緒餘而楊氏下章所論不知不能爲道遠人之意亦非儒者之言也二公學於程氏之門號稱高象而其言乃如此殊不可曉也已

或問此其記子路之問強何也曰亦承上章之意以明擇中庸而守之非強不能而所謂強者又非世俗之所謂強也蓋強者力有以勝人之名也凡人和而無節則必至於流中立而無依則必至於倚國有道而富貴或不能不改其平素國無道而貧賤或不能久處乎窮約非持守之力有以勝人者其孰能及之故此四者汝子路之所當強也南方之強不及北方之強者也北方之強過乎強者也四者之強強之中也子路好勇故聖人之言所以長其善而救其失者類如此曰和與物同故疑於流而以不流爲強中立本無所依又何疑於倚而以不倚爲強哉曰中立固無所依也然凡物之情惟強者爲能無所依而獨立弱而偃仆者幾希矣此中無所依則其不傾側而不倚之所以爲強也立之所以疑於必倚而不倚之所以爲強也曰諸說如何曰大意則皆得之惟以矯爲矯揉之矯以南方之強爲矯哉之強與顏子之強以抑而強者爲子路之強與北方之強者爲未然耳

問十一章素隱之說曰呂氏從鄭注以素爲傃固有未安惟其舊說有謂無德而隱爲素隱者於義略通又以避世不見知之語反之亦有據但素字之義與後章素其位之素不應頓異則又若有可疑者獨漢書藝文志劉歆論神仙家流引此而以素爲索顏氏又釋之以爲求索隱暗之事則二字之義既明而與下文行怪二字語勢亦相類其說近是

蓋當時所傳本猶未誤。至鄭氏時乃失之耳。游氏所謂離人而高於獨與夫未免有念之云。皆非儒者之語也

或問十二章之說曰。道之用廣。而其體則微密。而不可見。所謂費而隱也。即其近而言之。男女居室人道之常雖愚不肖亦能知而行之。極其遠而言之。則天下之大事物之多聖人亦容有不盡知盡能者也。然非獨聖人有所不知不能也。天能生覆而不能形載地能形載而不能生覆至於氣化流行則陰陽寒暑吉凶災祥不能盡得其正者尤多此所以雖以天地之大而人猶有憾也。夫自夫婦之愚不肖所能知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道蓋無所不在也。故君子之語道也其大至於天地聖人之所不能盡而道無不包則天下莫能載矣其小至於愚夫愚婦之所能知能行而道無不體則天下莫能破矣道之在天下其用之廣如此可謂費矣而其所用之體則不離乎此而有非視聽之所及者此所以為費而隱也子思之言至此極矣然猶以為不足以盡其意也故又引詩以明之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所以言道之體用上下昭著而無所不在也造端乎夫婦極其近小而言也蓋夫婦之際隱微之間尤見道之不可離處知其造端乎此則其所以戒謹恐懼之實無不至矣易首乾坤而重咸恒詩首關雎而戒溱洧書記釐降禮謹大昏皆此意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至矣張子以聖人為夷惠之徒既已失之又曰君子之道達諸天地夫婦之智淆諸聖人有所不知則又折

其所不知不能而兩之。皆不可曉也已。曰。諸家皆以夫婦之能知能行者爲道之費。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而天地有憾者爲道之隱。其於文義協矣。若從程子之說。則使章內專言費而不及隱。恐其有未安也。曰。謂不知不能爲隱。似矣。若天地有憾。鳶飛魚躍。察乎天地。而欲亦謂之隱。則恐未然。且隱之爲言。正以其非言語指陳之可及耳。故獨舉費而隱常默具乎其中。若於費外別有隱而可言。則已不得爲隱矣。程子之云又何疑耶。○曰。然則程子所謂鳶飛魚躍。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者。何也。曰。道之流行發見於天地之間。無所不在。在上則鳶之飛而戾於天者此也。在下則魚之躍而出于淵者此也。其在人則日用之間。人倫之際。夫婦之所知所能。而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者亦此也。此其流行發見於上下之間者。可謂著矣。子思於此指而言之。惟欲學者於此默而識之。則爲有以洞見道體之妙。而無疑。程子以爲子思喫緊爲人處者。正以示人之意爲莫切於此也。其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則又以明道之流行發見充塞天地。亘古亘今。雖未嘗有一毫之空闕。一息之間斷。然其在人而見諸日用之間者。則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而後有以自覺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活潑潑地。亦曰此心之存而全體呈露。妙用顯行。無所滯礙云爾。非必仰而視乎鳶之飛。俯而觀乎魚之躍。然後可以得之也。抑孟子此言固爲精密。然但爲學者集義養氣而發耳。至於程子借以爲言。則又以發明學者洞見道體之妙。非但如孟子之意而已也。蓋此

一言雖若二事然其實則必有事焉常詞之間已盡其意善用力者苟能於此超然默會則道體之妙已躍如矣何待下句而後足於言耶聖賢特恐學者用力之過而反爲所累故更以下句解之欲其雖有所事而不爲所累耳非謂必有事焉之外又當別設此念以爲正心之防也曰然則其所謂活潑潑地者毋乃釋氏之遺意耶曰此但俚俗之常談釋氏蓋嘗言之而吾亦言之耳彼固不得而專之也況吾之所言雖與彼同而所形容實與彼異若出於吾之所謂則夫道之體用固無不在然爲而必有事焉而必戾于天魚而必躍于淵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止其所而不可亂也若如釋氏之云則爲可以躍淵而魚可以戾天矣是安可同日而語哉且子思以夫婦言之所以明人事之至近而天理在焉釋氏則舉

此而絕之矣又安可同年而語哉○曰呂氏以下如何曰呂氏八分此以上論中以下論庸又謂費則常道隱則至道恐皆未安謝氏既曰非是極其上下而言矣又曰非指爲魚而言蓋曰子思之引此詩始借二物以明道體無所不在之實非以是爲窮其上下之極而形其無所不包之量也又非以是二物專爲形其無所不在之體而欲學者之必觀乎此也此其發明程子之意蓋有非一時同門之士所得聞者而又別以夫子與點之意明之則其爲說益以精矣但所謂察見天理者恐非本文之訓而於程子之意亦未免小失之耳游氏之說其不可曉者尤多如以良知良能之所自出爲道之費則良知良能者正爲道而在道之外矣又以不可知不可能者爲道之隱則所謂道者乃無用之長物而人

亦無所賴於道矣。所引天地明察。似於彼此文意兩皆失之。至於所謂七聖皆迷之地。則莊生邪遁荒唐之語。尤非所以論中庸也。楊氏以大而化之非智力所及為聖人不知不能以祁寒暑雨雖天地不能易其節為道之不可能。而人所以有憾於天地。則於文義既有所不通。而又曰人雖有憾而道固自若。則其失愈遠矣。其曰非體物而不遺者其孰能察之。其用體字察字。又皆非經文之正意也。大抵此章若從諸家以聖人所不知不能為隱。則其為說之弊必至於此而後已。嘗試循其說而體驗之。若有以使人神識飛揚。眩瞀迷惑。而無所底止。子思之意其不出此也必矣。惟侯氏不知不能之說。最為明白。但所引聖而不可知者。孟子本謂人所不能測耳。非此文之意也。其他又有大不可曉者。亦不足

深論也

或問十二章之說。子以為以人治人為以彼人之道還治彼人。善矣。又謂責其所能知能行而引張子之說以實之。則無乃流於姑息之論。而所謂人之道者不得為道之全也耶。曰。上章固言之矣。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者道也。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而天地猶有憾者亦道也。然自人而言。則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者。人之所切於身而不可須臾離者也。至於天地聖人所不能及。則其求之當有漸次。而或非日用之所急矣。然則責人而先其切於身之不可離者。後其有漸而不急者。是乃行遠自邇升高自卑之序。使其由是而不已焉。則人道之全。亦將可以剔致。今必以是為姑息而遽欲盡道以責於人。吾見其失先後之序。違

緩急之宜人之受責者將至於有所不堪而道之無窮則終非一人一日之所能盡也是亦兩失之而已焉爾○曰子臣弟友之絶句何也曰夫子之意蓋曰我之所責乎子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父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臣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君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弟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兄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朋友之施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先施於彼者則未能如此也是以其所以責彼者自責於庸言庸行之間蓋不待求之於他而吾之所以自脩之則具於此矣今或不得其讀而以父君兄之四字爲絶句則於文意有所不通而其義亦何所當哉○曰諸說如何曰諸家說論語者多引此章以明一以貫之之義說此章者又引

論語以釋違道不遠之意一矛一盾終不相謀而牽合不置學者蓋深病之及深考乎程子之言有所謂動以天者然後知二者之爲忠恕其迹雖同而所以爲忠恕者其心實異非其知德之深知言之至其孰能判然如此而無疑哉然盡己推己乃忠恕之所以名而正爲此章違道不遠之事若動以天而一以貫之則不待盡己而至誠者自無息不待推己而萬物已各得其所矣曾子之言蓋指其不可名之妙而借其可名之粗以明之學者默識於言意之表則亦足以互相發明而不實其爲同也餘說雖多大槩放此推此意以觀之則其爲得失自可見矣違道不遠如齊師違穀七里之違非背而去之謂愚固已言之矣諸說於此多所未合則不察文義而强爲之說之過也夫齊師違穀七里而穀人

不知則非昔已在穀而今始去之也蓋曰自此而去以至於穀纔七里耳孟子所云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非謂昔本禽獸而今始違之也亦曰自此而去以入於禽獸不遠耳蓋所謂道者當然之理而已根於人心而見諸行事不待勉而能也然推盡之心而推以及人可以得其當然之實而施無不當不然則求之愈遠而愈不近矣此所以自是忠恕而往以至於道獨爲不遠其曰違者非背而去之謂也程子又謂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此則不可境者亦若始以所重言之則似亦不爲無理若究其極則忠之與恕初不相離程子所謂要除一箇除不得而謝氏以爲猶形影者意可見矣今析爲二事而兩用之則是果有無恕之忠而所以事上接下者皆出於强爲

而不由乎中矣豈忠恕之謂哉是於程子他說殊不相似意其記錄之或誤不然則一時有爲言之而非正爲忠恕發也張子二說皆深得之但虛者仁之原忠恕與仁俱生之語若未瑩耳吳氏改本太略不盡經意舊本乃推張子之言而詳實有味但柯論在外以下爲未盡善若易之只所謂則者猶在所執之柯而不在所伐之柯故執柯者必有睨視之勞而猶以爲遠也若夫以人治人則異於是蓋衆人之道止在衆人之身若以其所及知者責其知以其所能行者責其行人敗即止不厚望焉則不必睨視之勞而所以治之之自則不遠於彼而得之矣忠者誠有是心而不自欺也恕者推待己之心以及人也推其誠心以及於人則其所以愛人之道不遠於我而得之矣至於事父事君事兄交友皆以所

乘乎人者責乎己之所未能則其所以治己之道亦不遠於心而得之矣夫四者固皆衆人之所能而聖人乃自謂未能者亦曰未能如其所以責人者耳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而道之體用其大天下莫能載其小天下莫能破舜之所以盡事親之道必至乎瞽叟底豫者蓋爲此也如此然後屬乎庸者常道之云則庶乎其無病矣且其曰有餘而盡之則道難繼而不行又不若游氏所引耶躬不逮爲得其文意也謝氏侯氏所論論語之忠恕獨得程子之意但程子所謂天地之不恕亦曰天地之化生不窮特以氣機闔闢有通有塞故當其通也天地變化草木蕃則有似於恕當其塞也天地閉而賢人隱則有似於不恕耳其曰不恕非若人之蔽於私欲而實有忮害之心也謝氏推明其說乃謂天地之有不恕乃因人而然則其說有未究者蓋若以爲人不致中則天地有時而不育是謂天地人不致和則萬物有時而不育是謂天地之氣因人之不恕而有似於不恕則可若曰天地因人之不恕而實有不恕之心則是彼爲人者既以忮心失恕而自絕於天矣爲天地者反效其所爲以自己其於違之命也豈不誤哉游氏之說其病尤多至謂道無物我之間而忠恕將以至於忘己忘物則爲已遠道而猶未遠也是則老莊之遺意而遠人甚矣豈中庸之旨哉楊氏又謂以人爲道則與道二而遠於道故戒人不可以爲道如執柯以伐柯則與柯二故睨而視之猶以爲遠則其違經背理又有甚焉使經而曰人爲道則遠人而爲道則其說信矣今經文如此

而其說乃如彼既於文義有所不通而携其意又將使道爲無用之物人無入道之門而聖人之教人以爲道者反爲誤人而有害於道是安有此理哉既又曰自道言之則忠恕者莫近焉則已自知其有所不通而復爲是說以救之然終亦矛盾而無所合是皆流於異端之說不但毫釐之差而已也侯氏固多疎闊其引顏子樂道之說愚於論語已辨之矣至於四者未能之說獨以爲若止謂恕已以及人則是聖人將使天下皆無父子君臣矣此則諸家皆所不及蓋近世果有不得其讀而輒爲之說曰此君子以一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也嗚呼此非所謂將使天下皆無父子君臣者乎侯氏之言於是乎驗矣

或問十四章之說曰此章文義無所疑者而張子所謂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者尤爲切至呂氏說雖不免時有小失然其大體則皆平正慤實而有餘味也游氏說亦條暢而存亡得喪窮通好醜之說尤善但楊氏以反身而誠爲不願乎外則本文之意初未及此而詭遇得禽亦非行險僥倖之謂也侯氏所辨常綱默識自得之說甚當近世佛者妄以吾言傅著其說而指意乖刺如此類者多矣甚可笑也但侯氏所以自爲說者却有未善若以識者知其理之如此而已得者無所不足於吾心而已則豈不明白真實而足以服其心乎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章首二句承上章而言道雖無所不在而其進之則有序也其下引詩

與夫子之言。乃指一事以明之。非以二句之義爲止於此也。諸說惟呂氏爲詳實然亦不察此而反以章首一言發明引詩之意。則失之矣

或問鬼神之說其詳奈何。曰。鬼神之義。孔子以告宰予者見於祭義之篇其說已詳。而鄭氏釋之亦已明矣。其以口鼻之噓吸者爲魂耳目之精明者爲魄蓋指血氣之類以明之程子張子更以陰陽造化爲說則其意又廣而天地萬物之屈伸往來皆在其中矣蓋陽魂爲神陰魄爲鬼是以其在人也陰陽合則魄凝魂聚而有生陰陽判則魂升爲神魄降爲鬼易大傳所謂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者正以明此而書所謂但落者亦以其升降爲言耳若又以其往來者言之則來者方伸而爲神往者既屈而爲鬼蓋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陽主伸陰主屈而錯綜以言亦各得其義焉學者熟玩而精察之

如謝氏所謂做題目入思議者則庶乎有以識之矣曰諸說如何曰呂氏推本張子之說尤爲詳備但改本有所屈者不亡一句乃形潰反原之意張子他書亦有是說而程子數辨其非東見錄中所謂不必以既反之氣復爲方伸之氣者其類可考也謝氏說則善矣但歸根之云似亦微有反原之累耳游楊之說皆有不可曉者惟妙萬物而無不在一語近是而以其他語考之不知其於是理之實果何如也侯氏曰鬼神形而下者非誠也鬼神之德則誠也按經文本贊鬼神之德之盛如下文所云而結之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則是以爲鬼神之德所以盛者蓋以其誠耳非以誠自爲一物而別爲鬼神之德也今侯氏

乃祈鬼神與其德爲二物而以形而上言之乍讀如可喜者而細以經文事理求之則失之遠矣程子所謂只好隔壁聽者其謂此類也夫曰子之以幹事明體物何也曰天下之物莫非鬼神之所爲也故鬼神爲物之體而物無不待是而有者然曰爲物之體則物先乎氣必曰體物然後見其氣先乎物而言順耳幹猶木之有幹必先有此而後枝葉有所附而生焉貞之幹事亦猶是也

或問十七章之說曰程子張子呂氏之說備矣楊氏所辨孔子不受命之意則亦程子所謂非常理者盡之而侯氏所推以謂舜得其常而孔子不得其常者尤明白也至於顏跖壽夭之不齊則亦不得其常而已楊氏乃忘其所以論孔子之意而更援老聃之言以爲類

子雖夭而不亡者存則反爲衍說而非吾儒之所宜言矣且其所謂不亡者果何物哉若曰天命之性則是古今聖愚公共之物而非顏子所能專者若曰氣散而其精神魂魄猶有存者則是物而不化之意猶有滯於冥漠之間尤非所以語顏子也侯氏所謂孔子不得其常者義矣然又以爲天於孔子固已培之則不免有自相矛盾處蓋德爲聖人者固孔子之所以爲裁者也至於祿也位也壽也則天之所當以培乎孔子者而以適丁氣數之衰是以雖欲增之而有所不能及爾是亦所謂不得其常者何假復爲異說以汩之哉

或問十八十九章之說曰呂氏楊氏之說於禮之節文度數詳矣其間有不同者讀者詳之可也游氏引秦誓武成以爲文王未嘗稱王之證深有補於名教然歐陽蘇氏之書亦已

有是說矣。郊禘吕游不同。然合而觀之。亦表裏之說也。○曰。昭穆之昭世讀爲韶。今從本字何也。曰。昭之爲言明也。以其南面而向明也。其讀爲韶。先儒以爲晉避諱而改之。然禮書亦有作佋字者。則假借而通用耳。曰。其爲向明何也。曰。此不可以空言曉也。今且假設諸侯之廟以明之。蓋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皆當在公宮之東南矣。其制則孫毓以爲外爲都宮。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是也。蓋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寢室而牆宇四周焉。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自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主祔于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於北廟。北廟親盡則遷其主于太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于太廟之室中。則惟太祖東向。自始而爲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北向。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穆。蓋羣廟之列。則左爲昭。而右爲穆。祫祭之位。則北爲昭。而南爲穆也。曰。六世之後二世之主既祧。則三世爲昭。而四世爲穆。五世爲昭。而六世爲穆乎。曰。不然也。昭常爲昭。穆常爲穆。禮家之說有明文矣。蓋二世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祔昭之南廟矣。三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祔穆之南廟矣。昭者祔。則穆者不遷。穆者祔。則昭者不動。此所以祔必以班尸。必以孫而子孫之列亦以爲穆。考成王稱武王。文王爲穆。

昭考則自其始祔而已然而春秋傳以管蔡郕霍爲文之昭邢曹應韓爲武之穆則雖其既遠而猶不易也豈其交錯彼此若是之紛紛哉曰廟之始立也二世昭而三世穆四世昭而五世穆則固當以左爲尊而右爲卑矣今乃三世穆而四世昭五世穆而六世昭是則右反爲尊而左反爲卑矣而可乎曰不然也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爲卑穆而不以昭穆爲尊卑故五廟同爲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爲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必大祫而會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無所易惟四時之祫不陳毀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其禮未有考焉意或如此此則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曾之上無穆而特設位於祖之西禰之下

東也與曰然則毀廟云者何也曰春秋傳曰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說者以爲將納新主示有所加耳非盡撤而悉去之也曰然則天子之廟其制若何曰唐之文祖虞之神宗商之七世三宗其詳今不可考獨周制猶有可言然而漢儒之記又已有不同矣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毀與親盡太廟四而已者諸儒之說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武爲宗不在數中者劉歆之說也雖其數之不同然其位置遷次宜亦與諸侯之廟無甚異者但如諸儒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爲太祖而組紺居昭之北廟太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爲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太王組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祔至昭王時則王季祧武文王遷而成王祔

王遷而康王祔自此以上亦皆且爲五廟而祧者藏于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爲六廟矣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穆王祔而爲七廟矣自是以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太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商即增立一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如前遞遷至于懿王而始立文世室於二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於二昭之上此爲少不同耳曰然則諸儒與劉歆之說孰爲是曰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也曰祖功宗德之說尚矣而程子獨以爲如此則是爲子孫者得擇其先祖而祭之也子亦嘗考之乎曰商之三宗周之世室見於經典皆有明文而功德有無之實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若必以此爲嫌則秦政之惡夫子議父臣議君而除謚法者不爲過矣且程子晚年嘗論本朝廟制亦謂太祖太宗皆當爲百世不遷之廟以此而推則知前說若非記者之誤則或出於一時之言而未必其終身之定論也曰然則大夫之制奈何曰大夫三廟則視諸侯而殺其一然其太祖昭穆之位猶諸侯也適士二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一然其門官師一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二然其堂寢室之備猶大夫也曰廟之爲數降殺以兩而其制不降何也曰降也天子之山節藻梲復廟重檐諸侯固有所不得爲者矣諸侯之黝垩斲礱大夫有不得爲矣大夫之倉楹斲桷士又不得爲矣曷爲而不降哉獨門堂

寢室之合。然後可名於官。則其制有不得而殺耳。蓋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生也異宮。而死不得異廟。則有不得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者。是以不得而降也。曰。然則後世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而以西爲上者何也。曰由漢明帝始也。夫漢之爲禮略矣。然其始也。諸帝之廟皆自營之。各爲一處。雖其都官之制。昭穆之位。不復如古。然猶不失其獨專一廟之尊也。至於明帝不知禮義之正。而務爲抑損之私。遺詔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而其臣子不敢有加焉。魏晉循之遂不能革。而先王宗廟之禮始盡廢矣。降及近世。諸侯無國。大夫無邑。則雖同堂異室之制猶不能備。獨天子之尊可以無所不致。顧乃梏於漢明非禮之禮而不得以致其備物之孝。蓋其別爲一室。則深廣之度或不足以陳鼎俎。而其合爲一廟。則所以尊其太祖者既褻而不置。所以事其親廟者又厭而不尊。是皆無以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而當世宗廟之禮亦爲虛文。而事生事存之心有終不能以自已者。於是原廟之儀不得不盛。然亦至于我朝。而後都官別殿前門後寢始略如古者宗廟之制。是其沿襲之變。不惟窮鄉賤士有不得聞。而自南渡之後。故都淪沒。權宜草創。無復舊章。則雖朝廷之上。禮官博士老師宿儒亦莫有能知其原者。幸而或有一二知經學古之人。乃能私議而竊歎之。然於前世。則徒知譏孝惠之飾非。責叔孫通之無禮。而於孝明之亂命。與其臣子之苟從。則未有正其罪者。於今之世。則又徒知論其惑異端徇流俗之爲隨。而不知本其事生事存之心。有不得伸於宗廟者。是以不能不自

致於此也。抑嘗觀於陸佃之議而知神祖之嘗有意於此矣。然而考於史籍。則未見其有紀焉。若曰未及營表故不得書。則後日之秉史筆者。即前日之詔討論之臣也。所宜深探遺旨。特書總敘以昭示來世。而略無一詞以及之。豈天未欲使斯人者復見二帝三王制作之盛。故尼其事而嗇其傳耶。嗚呼惜哉。然陸氏所定昭穆之次。又與前說不同。而張氏之議。庶幾近之。讀者更詳考之。則當知所擇矣

或問二十章蒲盧之說。何以廢舊說而從沈氏也。曰。蒲盧之爲果蠃。他無所考。且於上下文義亦不甚通。惟沈氏之說。乃與地道敏樹之云者相應。故不得而不從可。曰。沈說固爲善矣。然夏小正十一月玄雉入于淮爲蜃。而其傳曰。蜃者蒲盧也。則似亦以蒲盧爲變化之

行。所以勉而不息。以至於知之成功之一爲勇。以其等而言。則以生知安行者主於知而爲智。學知利行者主於行而爲仁。困知勉行者主於强而爲勇。又通三近而言。則又以三知爲智。三行爲仁。而三近爲勇之次。則亦庶乎其典盡也歟。○曰。九經之說奈何。曰。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內。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私。故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則內外交養而動靜不違。所以爲脩身之要也。信讒邪則任賢不專。徇貨色則好賢不篤。賈捐之所謂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蓋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理固然矣。故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爲勸賢之道也。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兄弟婚姻欲其無相遠。故尊位重祿同其好惡。所以爲勸

親親之道也。大臣不親細事。則以道事君者得以自盡。故官屬衆盛足任使令。所以爲勸大臣之道也。盡其誠而恤其私。則士無仰事俯育之累而樂趨事功。故忠信重祿所以爲勸士之道也。人情莫不欲逸。亦莫不欲富。故時使薄斂所以爲勸百姓之道也。日省月試以程其能。既稟稱事以償其勞。則不信度作淫巧者無所容。惰者勉而能者勸矣。爲之授任以節。以逃其往。待以委積以迎其來。因能授任以嘉其善。不强其所不欲。以矜其不能。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矣。無後者續之。已滅者封之。治其亂。使上下相安。持其危。使大小相恤。朝聘有節而不勞。其力。貢賜有度而不匱其財。則天下諸侯皆竭其忠力以蕃衛王室。而無倍畔之心矣。凡此九經其事不同。然總其實。不出乎修身尊賢親親三者而已。敬大臣體羣臣。則自尊賢之等而推之也。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則自親親之殺而推之也。至於所以尊賢而親親。則又豈無所自而推之哉。亦曰脩身之至。然後有以各當其理而無所悖耳。曰親親而不言任之以事者。何也。曰此親親尊賢並行不悖之道也。苟以親親之故。不問賢否。而輕屬任之。不幸而或不勝焉。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廢法。是以富之貴之親之厚之。而不曰任之以事。是乃所以親愛而保全之也。若親而賢。則自當置之大臣之位。而尊之敬之矣。豈但富貴之而已哉。觀於管蔡監商。而周公不免於有疑及其致辟之後。則惟康叔聃季。相與夾輔王室。而五叔者有土而無官焉。則聖人之意亦可見矣。曰。子謂信任大臣而無以間之。故曰事而不眩。使大臣而賢也。則可。其或不幸而

有趙高朱异虞世基李林甫之徒焉則鄭陽所謂偏聽生姦獨任成亂范雎所謂妬賢疾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而主不覺悟者亦安得而不虞耶曰不然也彼其所以至此正坐不知九經之義而然耳使其明於此義而能以脩身爲本則固視明聽聰而不可欺以賢否矣能以尊賢爲先則其所置以爲大臣者必不雜以如是之人矣不幸而或失之則亦亟求其人以易之而已豈有知其必能爲姦以敗國顧猶置之大臣之位使之以奉行文書爲職業而又特小臣之察以防之哉夫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任則不疑而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所以誠意交孚兩盡其道而有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也如其不然吾恐上之所以備防畏避者愈密而其爲眩愈甚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愈巧而其爲害愈深不幸而臣之姦遂則其禍固有不可勝言者幸而主之威勝則夫所謂偏聽獨任御下蔽上之姦將不在於大臣而移於左右其爲國家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矣嗚呼危哉曰子何以言柔遠人之爲無忘賓旅也曰以其列於懷諸侯之上也舊說以爲蕃國之諸侯則以遠先近而非其序書言柔遠能邇而又言蠻夷率服則所謂柔遠亦不止謂服四夷也況愚所謂授節委積者比長遺人懷方氏之官掌之於經有明文耶○曰楊氏之說有虛器之云者二而其指意所出若有不同者焉何也曰固也是其前段主於誠意故以爲有法度而無誠意則法度爲虛器正言以發之也其後段主於格物故以爲若但知誠意而不知治天下國家之道則是直以先王之典章文物爲虛器而不之講反語以詰之

也。此其不同審矣。但其下文所引明道先生之言。則又若主於誠意而與前段相應。其於本段上文之意。則雖亦可以宛轉而說合之。然終不免於迂回而難通也。豈記者之誤耶。然楊氏他書首尾衡決亦多有類此者。殊不可曉也。○曰。所謂前定何也。曰。先立乎誠也。先立乎誠。則言有物而不躓矣。事有實而不困矣。行有常而不疚矣。道有本而不窮矣。諸說惟游氏誠定之云得其要。張子以精義入神爲言。是則所謂明善者也。○曰。在下位而不獲乎上。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故民不可治。然欲獲乎上。又不可以諛說取容也。其道在信乎友。而已。蓋不信乎友。則志行不孚。而名譽不聞。故上不見知。然欲信乎友。又不可以便佞苟合也。其道在悅乎親。而已。蓋不悅乎親。

則所厚者薄。而無所不薄。故友不見信。然欲順乎親。又不可以阿意曲從也。其道在誠乎身。而已。蓋反身不誠。則外有事親之禮。而內無愛敬之實。故親不見悅。然欲誠乎身。又不可以襲取強爲也。其道在明乎善。而已。蓋不能格物致知。以眞知至善之所在。則好善必不能如好好色。惡惡必不能如惡惡臭。雖欲勉焉以誠其身。而身不可得而誠矣。此必然之理也。故夫子言此。而其下文即以天道人道擇善固執者繼之。蓋擇善所以明善。固執所以誠身。擇之之明。則大學所謂物格而知至也。執之之固。則大學所謂意誠而心正身脩也。知至。則反諸身者將無一毫之不實。意誠心正。而身脩。則順親信友獲上治民將無所施而不利。而達道德九經凡事亦一以貫之。而無遺矣。曰。諸說如何。曰。此章之說雖

多然亦無大得失惟楊氏反身之說爲未安耳蓋反身而誠者物格知至而反之於身則所明之善無不實有如前所謂惡惡臭如好好色者而其所行自無內外隱顯之殊耳若知有未至則反之而不誠者多矣安得直謂但能反求諸身則不待求之於外而萬物之理皆備於我而無不誠哉況格物之功正在即事即物而各求其理今乃反欲離去事物而專務求之於身尤非大學之本意矣○曰誠之爲義其詳可得而聞乎曰難言也姑以其名義言之則眞實無妄之云也若事理之得此名則亦隨其所指之大小而皆有取乎眞實無妄之意耳蓋以自然之理言之則天地之間惟天理爲至實而無妄故天理得誠之名若所謂天之道鬼神之德是也以德言之則有生之類惟聖人之心爲至實而無

妄故聖人得誠之名若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是也至於隨事而言則一念之實亦誠也一言之實亦誠也一行之實亦誠也是其大小雖有不同然其義之所歸則未始不在於實也曰然則天理聖人之所以若是其實者何也曰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妄此常物之大情也夫天之所以爲天也沖漠無朕而萬理無不具然其爲體則一而已矣未始有物以雜之也是以無聲無臭無思無爲而一元之氣春秋冬夏晝夜昏明百千萬年未嘗有一息之繆天下之物洪纖巨細飛潛動植亦莫不各得其性命之正以生而未嘗有一毫之差此天理之所以爲實而不妄者也若夫人物之生性命之正固亦莫非天理之實但以氣質之偏口鼻耳目四支之好得以蔽之而私欲生焉是以當其惻

隱之發而忮害雜之。則所以爲仁者有不實矣。當其善惡之發而貪昧雜之。則所以爲義者有不實矣。此常人之心所以雖欲勉於爲善。而內外隱顯常不免於二致。其甚至於詐僞欺罔而卒墮於小人之歸。則以其二者雜之故也。惟聖人氣質清純。渾然天理。初無一人欲之私以病之。是以仁則表裏皆仁。而無一毫之不仁。義則表裏皆義。而無一毫之不義。其爲德也。固舉天下之善。而無一事之或遺。而其爲善也。又極天下之實。而無一毫之不滿。此其所以不勉不思。從容中道。而動容周旋莫不中禮也。曰。然則常人未免於私欲而無以實其德者奈何。曰。聖人固已言之。亦曰擇善而固執之耳。夫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如是爲善而不能爲。知其如是爲惡而不能去。則其爲善去惡之心固已篤矣。於是而又加以固執之功。則其不睹不聞之間亦必戒謹恐懼而不敢懈。則凡所謂私欲者。出而無所施於外。入而無所藏於中。自將消磨泯滅。不得以爲吾之德又何患於不實哉。是則所謂誠之者也。曰。然則大學論小人之陰惡陽善。而以誠於中者目之何也。曰。若是者自其天理之大體觀之。則其爲善也誠。虛矣。自其人欲之私分觀之。則其爲惡也何實如之。而安得不謂之誠哉。但非天理眞實無妄之本然。則其誠也適所以虛其本然之善。而反爲不誠耳。曰。諸說如何。曰。周子至矣。其上章以天道言。其下章以人道言。愚於通書之說亦既略言之矣。程子無妄之云至矣。其他說亦各有所發明。讀者深玩而默識焉。則諸家之是非得失不能出乎此矣。曰。學問思辨亦有序乎。曰。學之博然後有

以備事物之理。故能參伍之以得所疑而有問。問之審。然後有以盡師友之情。故能反復之以發其端而可思。思之謹。則精而不雜。故能有所自得而可以施其辨。辨之明。則斷而不差。故能無所疑惑而可以見於行。行之篤。則凡所學問思辨而得之者。又皆必踐其實而不爲空言矣。此五者之序也。呂氏之說之詳。不亦善乎。曰。呂氏此章最爲詳實。然深考之。則亦未免乎有病。蓋君子之於天下必欲無一事之不通。無一理之不學。而其學不可以不博。及其積累而貫通焉。然後有以深造乎約。而一以貫之。非其博學之初已有造約之心。而始從事於博以爲之地也。至於學而不能無疑。則不可以不問。而其問也或粗略而不審。則其疑不能盡決。而與不問無以異矣。故其問之不可以不審

若曰成心一而後可進。則是疑之說也。非疑而問。問而審之說也。學也。問也。得於外者也。若專恃此而不反之心以驗其實。則察之不精。信之不篤。而守之不固矣。故必思索以精之。然後心與理熟而彼此爲一。然使其思也或大多而不專。則亦泛濫而無益。或太深而不止。則又過苦而有傷。皆非思之善也。故其患也。又必貴於能謹。非獨爲反之於身知其爲何事何物而已也。其餘則皆得之而所論變化氣質者尤有切也。曰。何以言。誠爲此篇之樞紐也。曰。識者。實而已矣。天命云者。實理之原也。性其在物之實體。道其當然之實用。而教也者。又因其體用之實而品節之也。不可離者。此理之實也。隱之見微之顯。實之存亡而不可揜者也。戒謹恐懼而謹其獨焉所以實乎此理之實也。中和云者。所以狀此

實理之體用也。天地位萬物育則所以極此實理之功效也。中庸云者實理之適可而平常者也。過與不及不見實理而安行者也。費而隱者言實理之用廣而體微也。鳶飛魚躍流動充滿夫豈無實而有是哉。道不遠人以下至於大舜文武周公之事孔子之言皆實理應用之當然而鬼神之不可揜則又其發見之所以然也。聖人於此因以其無一毫之不實而至於如此之盛其示人也亦欲其必以其實而無一毫之僞也。蓋自然而實者天也。必期於實者人而天也。誠明以下累章之意皆所以反復乎此而語其所以至於正大經而立大本參天地而贊化育則亦眞實無妄之極功也。卒章尚絅之云又本其務實之初心而言也。內省者謹獨克己之功不愧屋漏者戒謹恐懼而無己可克之事皆所以實

以天地之心而贊天地之化尤不見其有彼此之間也。若以其分言之則天之所爲固非人之所及而人之所爲又有天地之所不及者其事固不同也。但分殊之狀人莫不知而理一之致多或未察故程子之言發明理一之意多而及於分殊者少蓋抑揚之勢不得不然亦不無小失其平矣。惟其所謂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爲各自有分乃爲全備而不偏而讀者亦莫之省也。至於窮理至命盡人盡物之說則程張之論雖有不同然亦以此而推之則其說初亦未嘗甚異也。蓋以理言之則精粗本末初無二致固不容有漸次當如程子之論若以其事而言則其親疎遠近淺深先後又不容於無別當如張子之言也。呂游楊說皆善而呂尤確實楊氏萬物皆備云者又前章格物誠身之意然於此論之則

反求於身又有所不足言也胥失之矣

或問致曲之說曰人性雖同而氣稟或異自其性而言之則人自孩提聖人爲能舉其全體而以其氣而言之則惟聖人能盡性是也若其次無戶不盡上章所言至誠盡性則善端所發隨其所稟之厚薄或仁或義或孝或弟而不能同矣自非各因其發見之偏一一推之以至乎其極使其薄者厚而異者同則不能有以貫通乎全體而復其初即此章所謂致曲而孟子所謂擴充其四端者是也程子之言大意如此但其所論不詳且以由基之射爲說故有疑於專務推致其氣質之所偏厚而無隨事用力悉有衆善之意又以形爲參前倚衡所立卓爾之意則亦若以爲已之所自見而無與於人也豈其訂者之略而失之與至於明動變化之說則亦無以易矣若張子之說以明爲兼照動爲徙義變爲通變化爲無滯則皆以其進乎內者言之失其指矣蓋進德之序由中達外乃理之自然如上章之說亦自己而人自人而物各有次序不應專於內而遺其外也且夫進乎內之節目亦安得如是之繁促哉游氏說亦得之但說致曲二字不同非本意耳楊氏既以光輝發外爲明矣而又引明誠則誠矣則似以明爲通明之明既以鶴鳴子程爲動矣而又曰化非學問篤行所及則似以化爲大而化之之化此其上下文意不相承續且於明動之間本文之外別生無物不誠一節以就至誠動物之意尤不可曉今固不能盡錄然亦不可不辨也

或問至誠如神之說。曰。呂氏得之矣。其論動乎四體爲威儀之則者尤爲確實。游氏心合於氣。氣合於神之云。非儒者之言也。且心無形而氣有物。若之何而反以是爲妙哉。程子用便近二之論。蓋因異端之說。如蜀山人董五經之徒。亦有能前知者。故就之而論其優劣。非以其不用而不知者爲眞可貴。而賢於至誠之前知也。至誠前知。乃因其事理朕兆之已形而得之。如所謂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者。非有術數推驗之煩。意想測度之私也。亦何害其爲一哉

或問二十五章之說。曰。自成自道。如程子說乃與下文相應。游楊皆以無待而然論之。其說雖高。然於此爲無所當。且又老莊之遺意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之義。亦惟程子之言爲至當。然其言太略。故讀者或不能曉。請得而推言之。蓋誠之爲言實而已矣。然此篇之言有以理之實而言者。如曰誠不可揜之類是也。有以心之實而言者。如曰反諸身不誠之類是也。讀者各隨其文意之所指而尋之。則其義各得矣。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者。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至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爲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爲也。此所謂誠者物之終始者然也。苟未至於聖人。而其本心之實猶未免於間斷。則自其實有是心之初。以至未有間斷之前。所爲無不實者。及其間斷。則自其間斷之後。以至未相接續之前。凡所云爲皆

無實之可言。雖有其事。亦無以異於無有矣。如曰三月不違。則三月之間所爲皆實。而三月之後未免於無實。蓋不違之終始。即其事之終始也。日月至焉。則至此之時所爲皆實。而去此之後未免於無實。蓋至焉之終始。即其物之終始也。是則所謂不誠無物者然也。以是言之。則在天者本無不實之理。故凡物之生於理者。必有是理方有是物。未有無其理而徒有不實之物者也。在人者或有不實之心。故凡物之出於心者。必有是心之實乃有是物之實。未有無其心之實而能有其物之實者也。程子所謂徹頭徹尾者蓋如此。其餘諸說大抵皆知誠之在天爲實理。而不知其在人爲實心。是以爲說太高。而往往至於交互差錯。以失經文之本意。正猶知愛之不足以盡仁。而凡言仁者遂至於無字之可訓

其亦誤矣。呂氏所論子貢子思所言之異。亦善。而猶有未盡者。蓋子貢之言主於知。子思之言主於行。故各就其所重而有賓主之分。亦不但爲成德入德之殊而已也。楊氏說物之終始直以天行二字爲解。蓋本於易終則有始天行也之說。假借依託無所發明。楊氏之言蓋多類此。最說經之大病也。又謂誠則形而有物。不誠則輟而無物。亦未安。誠之有物。蓋不待形而有。不誠之無物。亦不待其輟而後無也。其曰四時之運已。則成物之功廢。蓋亦輟而後無之意。而又直以天無不實之理喻夫人有不實之心。其取譬也亦不親切矣。彼四時之運夫豈有時而已者哉

或問二十六章之說曰。此章之說最爲繁雜。如游楊無息不息之辨。恐未然。若如其言。則不

息則久以下至何地位然後爲無息耶游氏又以得形容不貳之意亦假借之類也字雖密而意則疎矣呂氏所謂不已其命不已其德意雖無爽而語亦有病蓋天道聖人之所以不息皆實理之自然雖欲已之而不可得今曰不已其命不已其德則是有意於不已而非所以明聖人天道之自然矣又以積天之昭昭以至於無窮夫人之充其良心以至於與天地合德意則甚善而此章所謂至誠無息以至於博厚高明乃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之事其所積而成者乃其氣象功效之謂若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已非謂在已之德亦待積而後成也故章末引文王之詩以證之夫豈積累漸次之謂哉若如呂氏之說則是因無息然後至於誠由不已然後純於天道也失其旨矣楊

氏動以天故無息之語甚善其曰天地之道聖人之德無二致焉故方論聖人之事而又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蓋未覺其語之更端耳至謂天之所以爲天文王之所以爲文皆原於不已則亦猶呂氏之失也大抵聖賢之言內外精粗各有攸當而無非極致近世諸儒乃或不察乎此而於其外者皆欲引而納之於內於其粗者皆欲推而致之於精若致曲之明動變化此章之博厚高明著不勝其繁碎穿鑿而於其本指失之愈遠學者不可不察也

或問二十七章之說曰程張備矣張子所論逐句爲義一條甚爲切於文義故呂氏因之然須更以游楊二說足之則其義始備爾游氏分別至道至德爲得之惟優優大哉之說爲

未善而以無方無體離形去智爲極高明之意又以人德地德天德爲德性廣大高明之分則其失愈遠矣楊氏之說亦不可曉蓋道者自然之路德者人之所得故禮者道體之節文必其人之有德然後乃能行之也今乃以禮爲德而欲以強夫道則既誤矣而又曰道非禮則蕩而無止禮非道則梏於儀章器數之末而有所不行則是所謂道者乃爲虛無恍惚元無準則之物所謂德者又不足以凝道而反有所待於道也其諸老氏之言乎諸說但以二誤益甚矣溫故知新敦厚崇禮句相對明其不可偏廢大意固然然細分之則溫故然後有以知新而溫故又不可不知新敦厚然後有以崇禮而敦厚又不可不崇禮此則諸說之所遺也太抵此五句承章首道體大小而言故一句之內皆具大小二意

如德性也廣大也高明也道之大也問學也精微也中庸也新也禮也道之小也尊之道之致之盡之極之道之溫之知之敦之崇之所以脩是德而凝是道也以其於道之大小無所不體故居上居下在治在亂無所不宜此又一章之通旨也

或問子思之時周室衰微禮樂失官制度不行於天下久矣其曰同軌同文何耶曰當是之時周室雖衰而人猶以爲天下之共主諸侯雖有不臣之心然方彼此爭雄不能相尚下及六國之末亡猶未有能更姓改物而定天下于一者也則周之文軌孰得而變之哉曰周之車軌書文何以能若是其必同也曰古之有天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而其心志若三代之異尚其見於書傳者詳矣軌者車之轍迹也周人尚

輿而制作之法領於冬官其輿之廣六尺六寸故其轍迹之在地者相距之間廣狹如一無有遠邇莫不齊同凡爲車者必合乎此然後可以行乎方內而無不通不合乎此則不惟有司得以討之而其行於道路自將偏倚杌隉而跬步不前亦不待禁而自不爲矣古語所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蓋言其法之同而春秋傳所謂同軌畢至者則以言其四海之內政令所及者無不來也文者書之黥畫形象也周禮司徒教民道藝而書居其一又有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而大行人之法則又每九歲而一諭焉其制度之詳如此是以雖其末流海內分裂而猶不得變也必至於秦滅六國而其號令法制有以同於天下然後車以六尺爲度書以小篆隸書爲法而周制始改爾孰謂子思之時而遽然哉

或問二十九章之說曰三重諸說不同雖程子亦因鄭注然於文義皆不通惟呂氏一說爲得之耳至於上下焉者則呂氏亦失之惜乎其不因上句以推之而爲是矛盾也曰然則上焉者以時言下焉者以位言宜不得爲一說且又安知下焉者之不爲霸者事耶曰以王天下者而言則位不可以復上矣以霸者之事而言則其善又不足稱也亦何疑哉曰此章文義多近似而若可以相易者其有辨乎曰有三焉以迹言者也故曰不悖言與其自然者無所拂也鬼神無形而難知故曰無疑謂幽有以驗乎明也後聖未至而難料故曰不惑謂遠有以驗乎近也動舉一身兼行與言而言之法度則而言之也道者人所共由兼人之所當守也謂法度人之所當守也

則謂準則人之所取正也遠者悅其德之廣被故企而慕之近者習其行之有常故久而安之也

或問小德大德之說曰以天地言之則高下散殊者小德之川流於穆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聖人言之則物各付物者小德之川流純亦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此推之可見諸說之得失矣曰子之所謂兼內外該本末而言者何也曰是不可以一事言也姑以夫子已行之迹言之則由其書之有得夏時贊周易也由其行之有不食也迅雷風烈必變也以至於仕止久速之皆當其可也而其所以律天時之意可見矣由其書之有序禹貢而章甫也以至於用捨行藏之所遇而安也

或問至聖至誠之說曰楊氏以聰明睿智為君德者得之而未盡其寬裕以下則失之蓋聰明睿智者生知安行而首出庶物之資也容執敬別則仁義禮智之事也經綸以下諸家之說亦或得其文義但不知經綸之為致和立本之為致中知化之為窮理以至於命且上於至誠者無所繫屬則為不得其綱領耳游氏以上章為言至聖之德下章為言至誠之道者得其說自德者其用以下皆善而其襲水土之意可見矣若因是以推之則古先聖王之所以迎日推筴頒朔授民而其大至於禪授放伐各以其時者皆律天時之事也其所以體國經野方設居方而其廣至於昆蟲草木各遂其性者皆襲水土之事也使夫子而得邦家也則亦何慊於是哉

或問卒章之說曰。承上三章既言聖人之德而極其盛矣。子思懼夫學者求之於高遠玄妙之域。輕自大而反失之也。故反於其至近者而言之。以示入德之方。欲學者先知用心於內。不求人知。然後可以謹獨誠身而馴致乎其極也。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而其所以平者無聲臭之可尋。此至誠盛德自然之效。而中庸之極功也。故以是而終篇焉。蓋以一篇而論之。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脩道之教。與夫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者。於此可見其實德以此章論之。則所謂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者。於此可見其成功皆非空言也。然其所以入乎此者。則無他焉。亦曰反身以謹獨而已矣。故首章已發其意。此章又申明而極言之。其旨深哉。其曰不顯亦充尚絅之心以至其極耳。與詩之訓義不同。蓋亦假借而言。若大學敬止之例也。諸說如何。曰。程子至矣。呂氏既失其章旨。又不得其綱領條貫。而於文義尤多未當。始此章承上文聖誠之極致。而反之以本乎下學之初心。遂推言之以至其極。而後已也。而以爲皆言德成反本之事。則既失其章旨矣。此章凡八引詩。自衣錦尚絅以至不顯維德。凡五條。始學成德疎密淺深之序也。自不大聲色以至無聲無臭。凡三條。皆所以贊夫不顯之德也。今以不顯維德通前三義而并言之。又以後三條者亦通爲進德工夫淺深次第。則又失其條理矣。至以知風之自爲知見聞動作皆由心出。以知微之顯爲知心之精微明達暴著。以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爲人敬信之。以貨色親長達諸天下爲篤恭而天下平。以德爲誠之之事。而猶有聲色

至於無聲無臭然後誠於天則又文義之未當者然也然述世說者乃有深取乎其知風之自之說而以為非大程夫子不能言者蓋習於佛氏作用是性之談而不察乎了翁序文之誤耳學之不講其陋至此亦可憐也游氏所謂無藏於中無交於物洎然純素獨與神明居所謂離人而立於獨者皆非儒者之言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則又審於接物之事而非簡之謂也其論三知未免牽合之病其論德輶如毛以下則其失與呂氏同楊氏知風之自與呂氏舊本之說略同而其取證又皆太遠要當參取呂氏改本去其所謂見聞者而益以言語之得失動作之是非皆知其有所從來而不可不謹則庶乎其可耳以德輶如毛為有德而未化則又呂游之失也侯氏說多疎闊惟以此章為再敘入德成德之序者獨為得之也

中庸或問